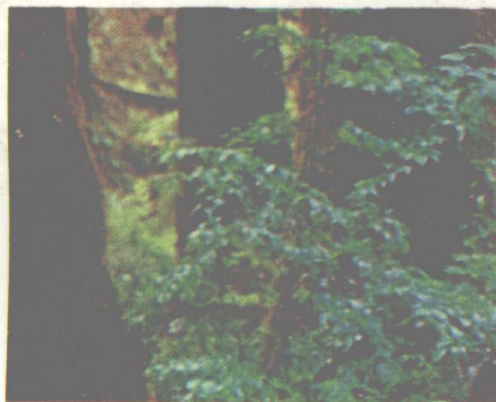




# 绿色年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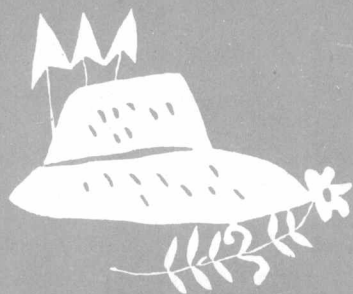
冒雨吉

白山出版社

# 绿色年轮

冒雨吉著

白山出版社



(1) 登字 1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绿色年轮

冒雨吉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1883 号

白山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88 号)

邮政编码: 110013

电话: 2211111

开本: 880×1168 1/32 印张: 137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 (沈阳) 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 宇

封面设计: 王 宇

ISBN 7-5000

白山出版社

1994·沈阳

## (辽)新登字 13 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色年轮/冒雨吉著,——沈阳:白山出版社,1994.3  
ISBN7-80566-385-8

I. 绿…

II. 冒…

III. 军事—新闻工作—经验

N. G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1883 号

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10013

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6.75 印张 171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一版 1994 年 3 月 (沈阳) 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 骆同启 封面设计: 王 宇

特约编辑: 林 剑 责任校对: 罗达奎

印数 1—6000

---

ISBN7-80566-385-8/G·33

定价: 5.00 元

## 内容简介

作者冒雨吉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加入我军新闻队伍的军事新闻工作者。在《绿色年轮》这本集子里，他通过 40 多年来自己在各个时期的作品，以及对采访活动的一些追记，回顾了自己在党和革命军队哺育下成长的过程，述说了从事军事新闻工作的感受和经验，从某些方面展示了我军新闻工作的长势与年轮。作者的执著追求，实事求是和敬业精神，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启迪。

(181) ..... 附录报告  
(181) ..... 附录报告

## 目 录

《本馆已同谋》, 泉州  
人前将观个秘普益李想升贵

|                   |       |
|-------------------|-------|
| (181) 前 言 .....   | (1)   |
| 江海萦回敌后月 .....     | (3)   |
| 第一次战火锤炼 .....     | (9)   |
| 暴风雨到来之前 .....     | (19)  |
| 战略初战追访 .....      | (27)  |
| 淤黄河战地报告 .....     | (39)  |
| “王牌军”末日纪实 .....   | (46)  |
| 虎将雄风 .....        | (55)  |
| 南出陇海路 .....       | (72)  |
| 血洒长江 .....        | (77)  |
| 重返淮海战场 .....      | (83)  |
| 东海前哨巡礼 .....      | (88)  |
| 不是空白的空白 .....     | (95)  |
| 当务之急的思考 .....     | (105) |
| 新老同心曲 .....       | (112) |
| 两访蘑菇云升起的地方 .....  | (122) |
| 祖国西北角边防书简 .....   | (133) |
| 破浪天涯 .....        | (140) |
| 情系基层二三事 .....     | (145) |
| 80 年代人生价值浅论 ..... | (155) |
| 潇洒一回 .....        | (164) |
| 意外风波 .....        | (169) |
| 历史性改革回顾 .....     | (174) |

|           |       |
|-----------|-------|
| 告别采访..... | (183) |
| 绿海余晖..... | (194) |

# 附录：《新闻与成才》杂志专访

## 责任感考验着每个跋涉的人

|                      |           |
|----------------------|-----------|
| (1)——记军报老记者冒雨吉 ..... | 包广良 (206) |
|----------------------|-----------|

|             |           |
|-------------|-----------|
| (2) .....   | 吕以焄回紫骝马   |
| (3) .....   | 袁野火焄为——   |
| (10) .....  | 苗戈来暖雨风暴   |
| (27) .....  | 苗焄焄焄焄焄    |
| (30) .....  | 吉焄焄焄焄焄    |
| (40) .....  | 袁焄日末“军帽王” |
| (55) .....  | 风焄焄焄      |
| (77) .....  | 苗焄焄出南     |
| (77) .....  | 耳斗醉血      |
| (83) .....  | 焄焄焄焄焄焄    |
| (88) .....  | 焄焄焄焄焄焄    |
| (95) .....  | 白焄焄白焄焄不   |
| (105) ..... | 善思焄焄焄焄    |
| (115) ..... | 曲心同李焄     |
| (125) ..... | 焄焄焄焄焄焄焄焄  |
| (131) ..... | 苗焄焄焄焄焄焄   |
| (140) ..... | 苗天焄焄      |
| (145) ..... | 焄三二层基焄焄   |
| (155) ..... | 焄焄焄焄焄焄焄焄  |
| (161) ..... | 回——西焄     |
| (169) ..... | 焄焄焄焄      |
| (177) ..... | 焄焄焄焄焄焄焄焄  |

## 前言

说来惭愧，在党的大家庭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其中在军旅度过的记者生涯达40多年，但这绿色年轮只是流逝岁月的记载，并不能作为事业成功的标志。1979年，那是我参加渡江战役负伤后的第30年，就在这一年，我在奔赴边疆的征途中，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幸存三十年，庸碌愧诸贤”。过去这样认识自己，现在还是这样认识自己。

不过，40多年的记者生涯，毕竟占去了我大半辈子匆匆逝去的岁月，毕竟在激战的前线和火热的军营留下我艰难跋涉的足迹。在完成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事宣传任务中，还是应当承认自己是作了应有的努力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成功，有失败，我不例外。作为“有善可述”的是，在报刊上，特别是在《解放军报》社直至离休的30年工作过程中，我发表过不少新闻、通讯、评论，同时在新闻专业上，就新时期军事报道、新闻评论写作等专题作过探索。但我也不讳言，许多留在报海的只是远远落后于80年代、90年代不足珍惜的墨痕。现在，把它整理、汇集成册，如果说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话，我认为可以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来概括，读者可以评论短长，引以为训，有所借鉴。

在这本书里，我作了这样一种尝试，把记者生活和新闻作品汇合在一起，它既不同于单纯个人经历的叙述，又不同于单纯个人作品的汇编。这样做，虽然它可能成为“贻笑大方”的“四不像”，但我觉得可以让读者了解记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采访活动的艰难复杂，了解新闻作品的好坏优劣，从而对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几十年工作全面进行评说。

一张报纸，无疑是群体智慧的荟萃。我个人的采访和写作，更



## 江海萦回敌后月

苏中抗日根据地，那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它南揽长江，东偎黄海，西濒运河，北接盐阜。就是这个长江下游的黄金地带，不仅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而且在历史长河中孕育了无数正气凛然的民族精英。抗日战争以来，我们党领导的、陈毅同志指挥的新四军，更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千秋不朽的丰功伟业，焕发了闪耀万代的民族之光。

我，作为苏中这块土地的儿子，作为经过整风学习的干部，就在迎接抗日战争反攻阶段到来的日子里，开始了用笔作武器反映苏中军民火热斗争的记者生涯。

记者，这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在我闯进它的大门之前，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干上这一行。然而，命运常常不是由自己安排的。

1945年2月，就在我从苏中公学来到苏中区党委招待所的第三天，组织部长章蕴同志亲自找我和任迪善同志谈话，确定我们的去向。章蕴同志，是我们党内敬爱的老大姐，态度和蔼，话语亲切。当时，她向我们说明了这样一个情况：苏中区党委的机关报——《苏中报》和新华社苏中分社需要记者。

我们很快从苏中区党委驻地来到距离不远的《苏中报》社驻地卢家大桥。编辑部、印刷厂、行政部门居住的农家村舍，分散在清清流水穿越的小河两岸。当时，抗日的烽火还在祖国的大地燃烧，频繁的战报还从不远的前方传来，而这里却是多么难得的宁静的办报环境！

苏中区党委的机关报——《苏中报》，受到党和人民的特别重视。社长就是粟裕同志亲自兼任的。宣传部长俞铭璜同志直接领

导报社的工作。新华社苏中分社和《苏中报》社在一起，在一、三、四分区分别设有支社。苏中分社经常得到华中总分社社长范长江同志的指导。

《苏中报》社和新华社苏中分社，也是人才荟萃的地方。《苏中报》的总编辑林淡秋同志，编委蒯斯噉、赖少其同志，都是30年代驰骋上海文坛的老将。苏中分社社长谢冰岩同志，也是30年代初期就参加革命，并开始报海生涯的。还有其他来自根据地的，来自敌占区的，来自大后方的作家、画家、音乐家，都在这敌后的新闻天地里贡献着自己的聪明和才智。这一切不禁使我惶惑起来：我怎样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宣传报道工作！

很快，分社领导决定采取一种培训记者的速成办法，即先从学习编辑工作开始，由一个老编辑带一个新记者。通过见习，了解宣传报道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了解新闻写作的要求是什么。

我的启蒙老师是林子东同志。她是鸦片战争中人们崇敬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嫡亲后代。当我和她一起工作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饱经战火锤炼，善于拿笔作刀枪进行对敌斗争的老战士了。她以最大的热情和努力担负起我的启蒙老师的任务。

她对我的辅导，真是从“人之初”开始。新闻的基本概念是什么，新闻的要素有哪些，主题怎么定，导语怎么写，材料怎么取舍，标题怎么拟，以至段落的区分，标点符号的使用等等，都逐个讲解，具体指点。而这些，可贵之处，又都是结合实际的编辑工作进行的。处理一篇稿就是一堂课。稿子拿来，先是研究怎么编，编出来再研究怎么改，几个来回，稿子的编辑工作达到要求了，我也就懂得一则会议新闻、一则典型报道该怎样采写了。

林子东同志身体不太好。她对我的辅导，常常是在紧张的工作过程中挤出时间来进行。晚上加班，那时是常事。苏中4月的夜晚，清风挟着麦香轻轻吹进茅舍，驱走人们一天工作的疲乏。就在油灯旁，她耐心地给我讲，我用心地听她教。

战争年代的友谊是最难忘的。林子东同志作为战友兼老师的亲切形象，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1982年岁末，分别了37年的故人在北京重逢了。重现在我眼前的，是她为我进入新闻战线的大门，不辞辛劳地铺设一砖一石的感人情景。我陪同她和孙明同志一起游览了长城。往事的追忆，未来的憧憬，在我们的友谊史上又增添了新的难忘的一页。《赠林大姐》七律一首，便是我对旧谊新会的记录：

重逢北国惊蹉跎，三十七年疾似梭。  
江海萦回故后月，幽燕激荡中兴歌。  
启蒙犹笑新雏作，开拓未忘老骥哦。  
两袖清风同土雄关豪气发，迎风揽辔试明驼。

随着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发展，苏中区职工代表大会，苏中区青年代表大会，苏中区生产建设大会和苏中区人民代表大会相继举行。我最初的采访活动，主要就是进行这些会议报道。这是我在新闻战线上经风雨、见世面的开始，但记者生涯的甘辛苦辣已经一一领略了。

苏中区职工代表大会，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大型会议。刚要上阵，心中不由得忐忑不安，担心完不成报道任务。其实，领导上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安排。分社社长谢冰岩同志决定亲自带队。领导上很重视这次会议的宣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领导上也考虑到像我这样的“新雏”需要带飞。谢冰岩同志不仅有组织新闻报道、指导新闻写作的丰富经验，而且有很好的领导作风，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在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既因为他是领导尊重他，更因为他是“长者”亲近他。在记者的采访活动上，他既抓得紧，又放得开。整个会议情况怎样，要抓住哪些重要报道线索，他都亲自抓，亲自和大家一一研究。报道线索一经定下来，他就放出“单飞”，让记者独立活动，发挥主动性，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这样，也就使我这个投入初战的新战士不再“怯战”，不再缩手缩脚，面是信心陡增，奋力拼搏。

说来幸运，我的第一篇人物通讯习作：《陈荣乐睡着笑醒了》，在《苏中报》第二版右上角显著位置发表了。在报刊上第一次发表作品，人们似乎都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满足。拿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我仿佛在阅读一篇陌生而又有吸引力的报道，从头到尾看完了一遍还舍不得放开。稍后，头脑才冷静下来，发现自己在写作上还是很幼稚的。

每进行一次采访，都希望取得一次成功。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出现意外的失误和挫折。

在苏中区生产建设大会上，我采访了××县的代表。他介绍了一个妇女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当时，我觉得抓住这个题材写报道很有意义，就又请他作全面、系统的介绍。一次谈不完，谈两次，具体的生动的材料不足，就请他补充。就这样，根据他的介绍写成了一篇通讯在《苏中报》发表了。谁知道，报纸发行到××县，当地干部和群众很快向报社反映这篇报道不符合事实。唉，忙了半天，竟是个失实报道。

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刚刚开始记者生活，便出了这么一个纰漏。特别是，那时苏中区刚刚上演过苏联的话剧《前线》，人们对剧中一个叫客里空的记者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客里空对老将军戈尔洛夫的阿谀奉承，固然使人嗤之以鼻，他关于老将军为儿子牺牲垂下头来但没流泪的主观臆想的报道，更成为人们讥讽记者的笑料。因此，把失实的报道同客里空那种卑劣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一个有自尊心的记者是绝对受不了的。

从那以后，我进行会议报道，总主张会内采访和会外采访结合起来，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保证采访到的材料真实可靠。

1945年8月，我国人民经过八年英勇奋战，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8月15日，传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整个《苏中报》沸腾起来了，编辑部、印刷厂的同志奔走相告，欢欣若狂。随着宝应、兴化的解放，《苏中报》编辑部和印刷厂第一次从农村搬进城市（兴化）。这期间，《苏中

报》改出日刊，每期两版。出版任务虽然加重了，但在胜利的鼓舞下，无论是编辑部，还是印刷厂，每个同志都更自觉地紧张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苏中军区部队按照党中央指示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对日伪军迅速展开了猛烈的反攻。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军在苏中地区北克宝应、兴化，南克泰兴、如皋，同时收复了靖江、启东、东台、海安等县城。苏北地区我军也攻克两淮（淮阴、淮安）。至此，我全部控制了华中的中心区。

这期间，我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解放宝应、兴化、如皋、大中集等战役战斗的战地采访。新的胜利也带来了新的变化。华中地区的各个区党委都奉命撤销，苏中地区党政军机关只保留苏中军区。10月份，《苏中报》编辑部的同志调往淮阴，参加《新华日报》（华中版）的工作。作为苏中区党委机关报的《苏中报》，到此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然而，一个作为苏中军区党委机关报的新《苏中报》又要诞生了。组织上决定留下我和郭加复同志到新《苏中报》的编辑部工作。

东台解放以后，苏中军区机关即进驻这里。在没有筹备好出版新《苏中报》之前，苏中军区政治部决定先出《每日电讯》，每天四开两版。郭加复同志和我负责编辑工作。我们对报纸编排的一套业务不熟练，完全依靠印刷厂的架工和案工。战争年代，编辑和印刷工人一样，都穿着一样的军装，享受一样的供给制，大家工作分工不同，都是新四军的光荣战士，因此，互相之间的战友情是非常深厚的，工作关系一直很融洽。

在苏中、苏北区之间，伪赵云祥第四军盘踞的盐城，是敌伪残存的最后据点。10月下旬，我苏中主力向盐城守敌发起攻势。伪第四军是汉奸孙良诚的精锐，共有1万余人，打盐城实际是苏中大反攻中的一次大战役。为了夺取这次作战的胜利，苏中军区机关也开赴前线开展工作，印刷厂随政治部出发。

在流动的情况下印报，困难很多，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我们印刷厂同志说来，“挑起工厂能打游击，放下担子能印报纸”，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事了。印刷机装上船从水路走，人员则沿着公路向北开进。这次行军，和以往反“扫荡”、反“清乡”情况下的转移大不一样。以往得晚上走，白天要隐蔽。现在，我们的部队可以在广阔的地区内纵横驰骋。我们白天在公路上大摇大摆地行进，晚上在电灯闪耀的市镇住宿。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一次体会到胜利、解放意味着什么。

在东台与盐城之间通道上的刘庄驻扎下来以后，我们和印刷厂同志一起，很快投入《每日电讯》出版工作。发到盐城前线的报纸，及时传播了八路军、新四军胜利大反攻的消息，给了攻城部队广大指战员极大鼓舞。新华社电讯对国民党侵犯解放区和美军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罪行的揭露，更加激励了干部战士的战斗意志。

盐城解放以后，我们又回到东台。这时，吴江、夏公然等同志都已经调来苏中军区，编辑部迅速组建起来。在欢呼胜利声中迎来的1946年新年，也就是第二个《苏中报》在苏中军区政治部领导下创刊之日。面向部队基层指战员的新《苏中报》，每期四开四版，五日刊，报头套红，版面清秀，在读者中有很大的吸引力。

4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撤销苏中军区指挥机关，出版了18期的新《苏中报》，也就随之停刊。编辑部的同志，我和吴江等同志调华中新华社，另一部分同志调华中军区政治部。

我从《苏中报》到《苏中报》，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的经历，但我几十年记者生活的记忆里却始终不可磨灭。

## 第一次战火锤炼

1945年8月15日，那是个极不平常、极不平静的日子。上午8时，新华社的延安急电向全国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特大喜讯！中华民族遭受日寇蹂躏的屈辱历史终于结束了，漫长的艰苦的血和火交织的战争生活终于结束了。胜利的欢乐洋溢在苏中区的每个角落，黄海在欢笑，长江在欢笑，运河在欢笑……

可是，由于蒋、日、伪由暗中勾结变为公开合流，盘踞城镇的敌伪不甘愿放下武器。我苏中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等一切武装力量，坚决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迅速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猛烈的反攻。我被派作随军记者，也立即背上背包，随同部队奔赴前线。

在苏中敌后的“对日最后一战”中先后参加了解放宝应、兴化、大中集、如皋、盐城等战役战斗，第一次经受了战火的锤炼。

攻克宝应，是苏中区大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宝应城系运河南端要冲，高邮、洪泽两湖的门户。8月18日，被我3万军民团团围住。

战地采访，第一需要的是记者要适应战地生活，要懂得怎样在战斗条件下进行采访。宝应战斗是我第一次投身战场。说来可笑，一开始在敌我双方交火的情况下，子弹在上空和身边频繁地呼啸而过，由于不懂得它，就是在构不成威胁的时间，也不禁大惊小怪。幸好，和我一起采访的有孙明同志，他是一位有着丰富战斗生活经验的老记者。和他一起在前线活动，不光心里踏实，也

学到东西，逐渐懂得了怎样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自己，怎样在敌火下通过开阔地带等等，在以后的战场采访里就从容自若了。

围城之后，敌人既慑于我军威力，又不肯向我投降，于是使出狡诈伎俩，妄想用接洽谈判投降来拖延为国民党“坚守阵地”的时间。

最初，城里的伪军派鲍枫之老先生出来接洽。我们县政府要他带信回去，肯定地表示：“如果投降反正，一定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如果不肯投降反正，一定要坚决消灭。”限伪军在12小时内答复。

第二天，伪军代表出城来敷衍，无耻地要我军撤退，放他们到高邮、扬州，说是同我军“调防”。我军当然严厉拒绝了。

第三天的早晨、上午、下午、晚上，伪军又不断地派人来接头，说愿意交出一半武器，然后放他们走，要我军到城门口去“点验”。我们的主张仍然是要他们无条件投降。敌人一面同我们谈判敷衍，一面强迫城里小孩出来烧城脚下的民房，阻止我军前进，还时常打冷枪伤我战士。在三天谈判过程中，每晚都妄图突围。

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它！

22日是农历的七月半，天还没有黑，我军的炮就开了口，接连不断地射击，把东、北门的碉堡轰出几个大洞。最早攻进东门的我军战士，只用了10分钟。攻南门的战士，在月光火光和弹雨中攀登进城。

城里伪军被打得七零八落，逃到西北角，以30多挺机枪向北门集中扫射，想拼命突围，但我军战士沉着不动，等伪军动摇时，架起长梯，成疏散队形攻进城去，缴枪抓俘虏，伪军全部垮了。

我们在《收复宝应城》的战地通讯里，不仅揭露了敌伪的狡诈、顽抗，报道了我军的勇猛攻击，而且写下了胜利情景的目击记：

记者在西北角碉堡解决后上去观望，两边城墙隔着一条